

玉扇神劍

〔台灣〕曹若冰 著

海峽文艺出版社



玉扇神剑

第一册

台湾·曹若冰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5.75印张 341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7-80534-297-0/I·270(闽)·05

(全五册) 定价: 28.00元

内 容 提 要

萧天绶为官清正，在官场中难以混身，退隐山林，遭到恶徒“川中五鬼”的报复，一家老小惨遭杀戮，唯有小儿子萧承远被前辈异人玉扇书生救去，带至华山授以武艺。承远在练功中，无意在一山洞里发现前辈异人留下的武功秘笈，并巧食了“朱仙果”，武功突飞猛进。数年后代师下山在江湖行道，并寻找仇人为父母报仇。小说中穿插着承远的爱情生活描写。一方面刀光剑影，高潮迭出；另一方面却又缠绵旖旎，美丽温馨。

作者曹若冰，为台湾武侠名家，与古龙齐名，作品封象丰富，描写奇特，颇值一读。

目 录

第一册

- 第一章 月黑风高五鬼逞凶顽……………(1)
第二章 玉珍姑娘神剑诛飞燕……………(61)
第三章 武当二小潜山斗二恶……………(120)
第四章 一声娇叱怒斗玉娘子……………(177)
第五章 武当少年巧救小淘气……………(232)
第六章 萧小侠赴约大茅山区……………(287)
第七章 来福客店二小打店伙……………(341)
第八章 太湖岸边小侠扫亲墓……………(394)
第九章 霹雳剑怀忿含恨而去……………(446)

第二册

- 第十章 突来异人救去蓝玉珍……………(499)
第十一章 丐帮化子师徒险丧命……………(548)
第十二章 醒悟前非杨光祖中立……………(597)
第十三章 试演绝学一剑慑二魔……………(649)
第十四章 闻笑声山顶忽现神君……………(701)
第十五章 凌虚子石牢救邱云雯……………(750)
第十六章 张冠李戴青霞遭戏弄……………(800)
第十七章 神功弹指霹雳手毙命……………(849)

第十八章 一指禅功群雄惊丧胆……………(900)

第十九章 藏经图生交再起风波……………(947)

第三册

第二十章 勇云雯神锅巧铸宝剑……………(991)

第二十一章 琵琶初现金陵城……………(1038)

第二十二章 留得此心照明月……………(1086)

第二十三章 九宫八卦困英雄……………(1134)

第二十四章 巫峡猿啼染紫虹……………(1181)

第二十五章 道是师恩深如海……………(1229)

第二十六章 弄箫人影黄昏来……………(1276)

第二十七章 天涯追踪传毒柬……………(1322)

第二十八章 险坠金蝉一计中……………(1368)

第二十九章 孤舟一叶泛南海……………(1401)

第三十章 朵朵白莲生脚底……………(1462)

第四册

第三十一章 秃鹰再度下中原……………(1497)

第三十二章 祸由己起枉断臂……………(1556)

第三十三章 火莲书筒惊恶讯……………(1603)

第三十四章 敌设樊笼锁彩凤……………(1650)

第三十五章 夜半无人私语时……………(1699)

第三十六章 芝兰之香及时来……………(1746)

第三十七章 乘风归来闻恶耗……………(1770)

第三十八章 费人思量寻寒江……………(1839)

第三十九章 祸起萧墙来一怪……………(1886)

第四十章	神功震惊少林寺.....	(1936)
第五册		
第四十一章	奈何相逢又相别.....	(1995)
第四十二章	美婢求情情可悯.....	(2031)
第四十三章	一叶扁舟来情侣.....	(2076)
第四十四章	苦海觉醒且回身.....	(2119)
第四十五章	剑谱七绝称无价.....	(2162)
第四十六章	英雄气短是离愁.....	(2205)
第四十七章	朽花飞埃露马脚.....	(2247)
第四十八章	有缘相会解奇毒.....	(2288)
第四十九章	榻前说往事因果.....	(2332)
第五十章	狡兔何处有三窟.....	(2375)
第五十一章	午夜相携赴约来.....	(2417)
第五十二章	摘花飞叶装高低.....	(2459)

第三十一章 秃鹰再度下中原

在船头上挥手的人群当中，只有萧小侠心情较为沉重。来年苗疆之行，今日一诺，加重了自己的责任。

船行虽是缓慢，好在船上人多，谈笑之间，极易打发时光，渡过南海，在宁波登岸以后，渔礁翁第一个说话：“邛崃之行已是圆满无憾，南海之行也是如意而归，老渔少不得要向各位暂时告别。”

老化子也笑着说道：“好在黑风帮之约，为时尚早，老化子也要各地走走，看看我们那些穷叫化子的近况，隔些时日，老化子再到青龙帮叨扰。”

萧小侠知道这两位哥哥，都是久荡江湖，性至闲散，在一个地方待不久，也就不挽留，便拱手说道：“小弟趁这段空暇，准备北上昆仑，及到青城各跑一趟，看看云龙云霓二子，也好向老师兄有个交待。回来再与两位老哥哥团聚吧！”

渔礁翁呵呵笑道：“只怕你没有这么多空闲，黑风帮处心积虑，谋你已久，还会让你悠闲么？”

老化子笑道：“后会有期吧！万事皆有定数，我们先忧他怎的？”

说着二老飘然离去。

二老这样飘然而去，却叫暗处一个人看在眼里，心里暗暗欣喜，心里想道：“走了两个老儿，少了两个扎手货，看来我秦光炎可以一雪心头之恨了。”

原来萧小伙一行为急赶绿忆姑娘，把七海飞蛟秦光炎甩下来没有过问。

这七海飞蛟秦光炎目送众人去后，一则是喜，幸而避过了一场灾难！可是，一则也忧，自己与二绝姥姥有约在先，在南海之上，不能生事，如今，为了“苍虚秘笈”自己毁约在先，就难免二绝姥姥要问罪于后。自忖不是二绝姥姥之敌，如何应付即将而来的危难？

三十六着，走为上等，七海飞蛟秦光炎只好遁身离开南海，只要自己一走，谅来二绝姥姥对于手下之人，也不会太为己甚。

再则，此去三年五载，只能访得高人，习得绝艺，再来重振声威，为时也不晚。

七海飞蛟就如此只身扁舟，飘然离开南海，当他回顾已十余年来所创的基业，如今甩手而去，更是怒愤填膺，倍增报复的决心。

七海飞蛟在宁波登岸之后，准备走遍边际，专访高人，作长期打算。

有道是：时来铁成金，运去鬼敲门。七海飞蛟受到这次教训之后，理应洗心换面，重新做人，在自己的事业上，安乐悠然于斯，不再作重入绿林的打算，岂不是件好事？偏偏要存心报复，企图重整旧日生涯，一着之错，便遗憾终生了。

七海飞蛟在宁波投店住宿之际，才想起自己分文未携，

一时情急，出手打伤了店家。

正是这个时候，店外进来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出手一把刁住七海飞蛟的右手脉门，顿时使七海飞蛟力道丧失，半身麻痹。

老者叱道：“没钱付帐还要打人，真是岂有此理。”

秦光炎的一身武功，自视颇高，没想到来人出手之快，认位之准，及等到自己看清楚，右手脉门就被人刁住。这一惊非同小可。

一看这位老者，目暴凶光，太阳穴高高坟起，右手拿住自己，如同铁箍一般，休想挪动分毫。

秦光炎本是个极其机智的人，当时心里闪电一转，连忙说道：“晚辈穷途潦倒，店家狗眼看人，故而一怒出手，前辈以为晚辈理有所缺？”

老者一听秦光炎如此振振有词，对他看了一眼，略存奇异地问道：“你不是南海的人么？”

秦光炎不由地一怔，一时间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只好苦笑摇摇头。

老者忽然把手一松，笑着说道：“我以为你有这么好身手，是老鬼婆子的手下人。既然不是饶了你罢。”

秦光炎一听，心里一动，敢情这老者与南海二绝姥姥有过节。果然如此那就真是碰得巧了。

秦光炎径自活动了一下右臂。向老者问道：“前辈到过南海去么？”

老者冷哼了一声，两只眼睛突然地在秦光炎身上一转，霍又伸手前探，闪电一招“乌龙探爪”，秦光炎没有来得及闪开，右手腕又被抓住。

老者脸上寒霜满布，冷峻无比地说了一声：“跟我来！”

这“跟我来”三个字真是一字一句，宛如钉锤敲在秦光炎的心头，一时无法抗拒，只好跟着这位老者走出店门。

老者抓住秦光炎的手腕，昂首阔步，穿街过巷直向市郊走去，七海飞蛟秦光炎止不住满心生鬼，心里暗自忖道：

“我七海飞蛟也算是虎落平阳，这老家伙也不知是何许人物，见面就如此折腾我？如果是老鬼婆的对头，我秦光炎还大有可为，万一是老鬼婆子同鼻孔出气的人，我就不能如此束手待毙了。”

秦光炎一路盘算，不觉已经越出市区，来到郊外。眼看着行人稀少，老者霍然停下脚步，回头大马金刀地一站，松下手，向秦光炎冷笑道：“小子休要在我老人家面前耍花枪，从实说来，你是什么人，要如此藏头露尾的？”

秦光炎心里一想：“好啊！无端地被人家拿住当贼办了，我看此老难缠，我能走就走，不能走也要先捞一笔股本再说。”

老者一见秦光炎沉吟不语，便叱道：“我看你就是一个潜逃的人，说啊！你究竟是什么人？”

秦光炎一听他说是潜逃的人，胆肝几乎都为之俱裂，当时真想猝然出手，捞先一着以后，再开溜走。然而秦光炎毕竟是一位阴险冷静足智多谋的人物，在极度惊惶之际，他仍然保持着冷静。

当下立即朗声回答道：“晚辈确为一被迫潜逃之人，敢问前辈尊讳，晚辈也好称呼。”

老者嘿嘿地一阵闷声冷笑，说道：“如何！我老人家眼

下走不了人吧！小子！告诉我，你为何要逃离南海？说出来，有我天罡一指为你作主。”

秦光炎一听“天罡一指”四个字，才霍然地放下心。天罡一指简竹笙与南海二绝姥姥交恶之事，秦光炎耳闻已久，而且天罡一指的武功，早就被武林列为边陲五高手之列，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秦光炎立即颜开而笑，说道：“晚辈久仰简老前辈英名如雷贯耳，能得简老前辈为晚辈作主，真是晚辈三生之幸。”

于是便把二绝姥姥如何限制七海帮，如何捣毁七海帮基业，其中自是要扩大其词，添枝加叶，更指出二绝姥姥如何目中无人，连带门人弟子也是狂妄无比。

这一番侃侃说来，天罡一指呵呵冷笑道：“不用说了，老鬼婆子纵容门人，这早已是武林皆知，我老人家此番专程来到南海，正是要数以纵容门下之罪。”

七海飞蛟一听，正是得其所哉。天罡一指的威名，在武林是久已远播在外，就凭方才那两手闪电擒拿，已经是令七海飞蛟心服，有这样一位靠山，不仅了却一吐抑压数年的郁气，更可以趁此机会，重整旧日基业。

于是两人一搭一挡，转回宁波。就在宁波市镇之上，远远地看到萧小侠等一行人，七海飞蛟这才心里一动，暗自想道：“这倒好！冤家路窄，碰到正是时候。”

天罡一指一看到蓝玉珍和老化子，金陵钟山之麓旧事重映心头，立即一声冷哼，昂然迈步，就向那边走去。

七海飞蛟陪着笑脸拦住天罡一指说道：“老前辈请不必急于一时，只要认清住址，还怕他跑到天上去。此时彼等人众，又在市尘之上，老前辈愿意以为……”

附在天罡一指耳畔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天罡一指轻轻地唔唔几声，脸上露出一丝冷峻的笑容。

两个人立即转身进入一家客店，隐而不见。

且说萧小侠和三位姑娘以及小向青一行，还走在渔礁翁与老化子之后，决定在宁波稍作一宿之憩，便取道括苍山青龙帮总坛。

虽然此去青龙帮总坛并无急事，但是，萧承远小侠准备跑一趟昆仑和青城，也就不想在路上多作耽擱。

晚餐用后，萧承远小侠首先就笑着向三位姑娘说道：“宁波靠近南海，宵小敛迹，安心休憩一宿，明晨神清气爽，躋程赶回括苍山。”

何云凤姑娘白了他一眼笑着说道：“就好像旁人都不知道安神休憩似的！”

萧小侠笑道：“凤姊姊！小弟是怕你们要剪烛西窗，联床夜话呀！”

蓝玉珍姑娘笑着挥手说道：“去！去！你去和青儿住在一起，我们姊妹三个的事，你就少管吧。”

说着话，三位姑娘飘然回到上厢房，剩下萧小侠和小向青，也回到另一间上房，准备安歇。

小向青忽然对萧承远小侠说道：“萧叔叔！今夜我怕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我好像心里有这个预感似的。”

萧小侠笑道：“青侄！有道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索。你在客店里吃过了一次亏，所以，一到客店，你就想起了那一次的事。”

向青说道：“青儿心里有些不正常，其实有萧叔叔在一起，还有什么宵小之辈敢来捋虎须？”

萧小侠笑了笑，安慰着向青睡下，自己也因昨夜在南海几乎是通夜不眠，所以，此刻也着实有些倦意。便和衣靠在床边，闭目养神。

果然，三更时分未到，门外有人弹指作响，萧小侠霍然惊醒，倏地一个翻身，挺腰一扑，毫无声息地落到门前，低声问道：“何方朋友夤夜来访？”

门外居然有人冷笑一声答道：“七海飞蛟秦光炎前来拜候尊驾，宁波郊外，静候尊驾前往。要是汉子，就不要惊动他人。”

萧小侠此时不敢贸然拉门，怕的是门外有诡计，便在门内轻笑答道：“原来是秦舵主！既然秦舵主幸宠而邀，在下岂能不奉陪。”

萧小侠人在讲话，心里又在盘算，怕的是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趁自己外出，又把小向青挟持而走。可是人家已经拿话挤住自己，又不便再去惊动三位姑娘。

正在盘算如何应付这个分身无术的局面，门外七海飞蛟再度弹指敲门，说道：“在下先走一步，萧朋友！你不要来得太迟，让人等得太久啊！”

顿时声音杳然，门外是一片深夜寂寥。

萧小侠心里闪电一想：“七海飞蛟武功虽然不弱，可是与自己相较，当不堪一击，如何今日这样口出大言，难道是有恃无恐么？”

萧小侠倒不是在意他找了靠山，而是耽心小向青一个人是否会有意外。

略一沉吟之后，决心出去将门窗扣好，设有风吹草动，小向青定然会醒来，那时候还怕三位姑娘不闻声而至么？

想罢！立即伸手一推窗槛，闪身一掩，落到院中，顺手推出一股阴劲，紧闭死窗户，就在这一股阴劲反弹之间，一式“鹞子冲九霄”，忽地拔出了屋脊四丈多高，越过店房，挺身展臂，直向郊外疾奔而去。

天际繁星密布，星光黯淡，夜风侵人，萧小侠一路奔雷掣电，但见星空之下，一点的黑影在飘忽闪挪，转眼已经把市区抛在身后，前面已经是荒郊。

萧小侠忽然一落身形，对着前面一棵白杨，朗声说道：“秦总舵主既然召在下前来，又如何如此藏头畏尾？”

话音一落，前面一声震撼心弦的哈哈大笑，从白杨树的阴影处，走出来一位苍须老者，指着萧承远小侠说道：“你就是萧承远么？好哇！我老人家曾经数度寻你不遇，今天可遇上啦！”

萧小侠一怔，想不起这位苍须老者是何许人？何以要追寻自己？当下便拱手说道：“晚辈眼拙，请长辈告知尊讳，可免失礼。”

老者呵呵笑道：“萧娃娃！趁早把‘苍虚秘笈’拿来吧！免得我老人家生气出手。”

萧小侠对于想染指“苍虚秘笈”的人，已经见得太多，不以为怪，便依然和声问道：“在下是七海飞蛟秦光炎邀约到此地，尊驾何故从中插手？再说‘苍虚秘笈’，并非人人可得，尊驾凭什么要在下平白拿出‘苍虚秘笈’，能否为在下一道。”

老者嘿嘿笑道：“秦光炎他另有别的事去，你要问我老人家么，就凭一个指头，就够你受的。”

这老者嘿嘿笑声未了，立即听到身后一阵银铃样的笑

声，荡漾在空际，深夜荒郊，突然出现如此笑声，令人感到惊诧。这老者突然脸色一变，厉声叱道：“何人在此捣乱？”

萧小侠此时早就听出来是谁了，便哈哈笑着道：“蓝兄弟出来吧！再不出来，可当不了人家一个指头啊！”

黑影只听到一声：“呸！他也配。”

接着三条人影，连闪而下，一齐落在萧承远身旁。

老者一见前面站的几人，立即颜色一变，沉声说道：“怎么是你么？”

蓝玉珍轻轻地“哈”了一声，道：“天罡一指我真为你惋惜！钟山之麓，人家指下留情，饶你不死，你还不遁迹深山，面壁思过，又来惹事生非，不怕再来一次震断心脉么？”

蓝姑娘这几句话，说得尖刻已极，只把天罡一指气得须发俱张，俄面又敞声大笑道：“娃娃！你休要嘴上阴损，少时叫你认得我老人家的厉害。”

蓝姑娘也哈哈笑道：“我早就认识你的厉害了，充其量也不过是差使人用下流的手段而已。”

说着话招手对旁边一棵树说道：“青儿！摔下来给他看看，臊臊他这张老脸皮。”

言犹未了，树叶浓处，应声叫道：“筒老儿！你接着点。”

但见树叶嗖嗖一动，一宗黑匆匆的东西，直朝天罡一指冲到。

天罡一指勃然大怒，厉叱一声：“小狗敢尔！”

右手一翻，疾推一掌，顿时一道强烈绝伦的掌风，宛如一堵石墙似的，照准那体黑忽忽的东西，猛撞面至。只听得

噗咯一声。那一大卷东西相距天罡一指还有五尺的地方，就被掌风震得在半空中几个滚翻，跌落到地上。

小向青却从树上一个前扑，落到蓝姑娘身边，拍掌笑道：“简老儿！真是心狠手辣，竟然把你这位使薰香的同伴，一掌劈死。你不怕他在阴司地府告你一状呀！”

何云凤姑娘接着说道：“这是下五门贼的下场，简老儿，这就是你的榜样。”

小向青和凤姑娘如此一搭一挡连损带骂地一说，天罡一指也已经把掉在地上的东西，看个仔细，哪里是什么东西，分明是和自己约好了的双箭齐下，去到客店用薰香的七海飞蛟秦光炎，此刻已经被自己方才一掌，震得七孔流血，死得连气也没有哼一声。

天罡一指虽然不是名门正派，在武林中也是颇有名气的人，平日且自视自高，甚诩为边陲五高手之一。如今一旦听信七海飞蛟之言，调虎离山，让自己单斗萧承远，七海飞蛟再用薰香薰翻其他众人，做好手脚，再来挟制萧承远。没有想到毒计未遂，却先让人家掀出了自己的底牌。这薰香本是江湖下五门的贼所使用的伎俩，稍有名气的人，都不耻于一试，如今被人家指在当面，天罡一指这个脸皮就挂不住了。

一时老羞成怒，骂道：“拿命来罢！”

右手倏地箕张，伸臂进身，闪电一招，先抓小向青，招发半途，忽又左掌一翻，虚空拍出一掌，攻向蓝玉珍姑娘前胸。

天罡一指简竹笙在金陵钟山被绿忆姑娘拨弦神功，震伤内腑之后，本已灰心丧志，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在武林称雄。偏巧在离开金陵途中，遇到一件奇遇，一粒丹药，救治

了天罡一指，更助长了天罡一指的内力修为。如是功力大进，这才立意再寻“苍虚秘笈”，寻仇南海一指之伤。（天罡一指究为何人所救？后集自有交待，容笔者在此稍卖一个关子。）

天罡一指如此攻出两招，劲道功力，行家一上眼，便知道这老儿如今这功力之纯，已经足以睥睨武林。

何云凤姑娘唯恐小向青不知好歹，遽然还手。连忙伸手一带小向青，横身飘开了五六尺，让过这一掌。

那边蓝玉珍姑娘自是不甘躲闪，清叱一声：“老儿你接着吧！”

右掌轻舒，掌心吐劲，迎着掌风一按，顿时“轰隆隆”一阵闷雷也似的音声震耳，紧接着是一阵狂澜四激，搅起黄沙一片。

蓝姑娘一掌硬接之初，立即觉出对方掌力雄浑，凌厉无比，知道如果自己硬接这一掌，可能就要内脏受到震动。顿时，挫肘卸劲二成，闪电后撤两步，饶是这样，依然冲劲强烈几乎桩步不稳。

一看对面，天罡一指老儿脸色泛红。气息欠匀，身形也摇摇欲坠，但是终于煞住桩步未动。

萧承远小侠看在眼里，止不住暗暗心惊，萧小侠知道蓝妹妹自从昆仑下山之后，功力较之以前，有不可同日而语的长足进步，虽然轻飘飘的一掌，却是内蕴神功，劲道阴绵，等闲武林高手，休想能接下的。想不到天罡一指数月功夫，竟有如此突然而生的功力，使蓝妹妹险险接不下来。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

萧小侠回头对蓝妹妹说道：“天罡一指的功夫想来是在